

書

笑

書
有○此○師○毋○只○合○開○門○受○徒○

講學者以明德立義及門學徒拳拳服膺發疑
問難無非明德以至着衣喫飯行住坐臥皆是
一日值齋期一學子問曰明德是葷是素衆駭
曰明德如何可以葷素論一點者曰應是素然
亦定不得衆問何謂曰朱夫子原曰則有時而

葷
昏

明德二字。原有葦有素。聖人每言齋明。則明素也。德之為言得也。要得也。腥羶了此。

真州王孝廉道新將訪一貴客。令其家史叙狀。史誤書新為親。王怒讓史。時一友在旁。譴曰。不干他誤。程夫子解大學曰。親當作新。已先有此語矣。王怒頓釋。

京師中有為燈謎者曰。寡婦再嫁人。隱四書上。

一句人皆莫知所謂群問之曰豈不是又經一。

張

右經一章

寡婦再嫁人交合時進而未知也問其夫曰
進未曰已進遂擲盛曰這等我有些疼又寡
婦嫁人被云不能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
妙絕妙絕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一日余戲湯曰

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應聲曰卿以下必有
圭者君也挂枝兒云舖房兒正与書房近猛聽
得值冤家讀書聲停針就把書來聽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的言語也其實
妙得緊慈生曰斷章取義好個聰明婦人勝似
道學先生十倍。

一瑞出鎮試士備書出題曰道盛德至青矜閣

筆相頌。有監司在曰。加他一字。何如。瑞曰。老先
生講。不上如何。只加一字。善民以下。都与了。羅
瑞又有出。後生可畏。馬者。衆以多一字為言。
因減去後字。此處求增。彼處求減。內相必謂
秀才胸中無定識矣。

有盛大盛二者。冬月所戴氈帽。遇暑月。沓放一
處。至冬。復取着之。其一蛙。損兄弟。爭認其不蛙。

者遂致喧鬧訟之官官執蛙帽反覆再三乃睨
視盛大曰此汝帽也大問何以知之官曰豈不
聞大學淇澳註云先蛙盛大之帽宣着盛
大之貌

蒙師教學新赴館先讀大學至於戲前王不忘
竟如字讀主人曰此宜讀作嗚呼師逆之至冬
間讀論語註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乃讀作嗚呼
主人曰此於戲也師大怒而別歸告其友曰此

東家甚難理會，只於戲二字年頭直抵至年尾，畢竟不清。

秀才不識字，只讀半邊，如此二字只宜讀方虛萬無一失，曰然則嗚呼二字只消讀烏乎矣，曰便是旁邊的口不服耳。

世廟時嚴分宜用事，宮中有怪其形多目多手，以問群臣無識者，王元美為郎官對人揶揄曰

此最顯而易見。人問何謂元美曰：大學中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闡而啣之。陸秀才諱通明，世居洞庭之角灣。吳生客于山，與陸修通家誼。陸內人臨蓐，吳訊之曰：魯弄璋未。陸曰：昨生一女，已溺之矣。吳調其諱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曰：云何？吳曰：溺愛者不明，兩相絕倒。

婦人水性，故遭溺者多。

世衍李娃，綉襦記云：滎陽子與娃同祈嗣於竹林，返而免媒求婚，遂為媒家所賺，而鴛母挈娃以遁。逆旅婦人識之，曰：豈不聞大學之書，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矣！可謂切中。

有老伎少時，未嘗孕也。已嫁而求孕之念甚急，服藥禱祈，無所不至。居士曰：未有學嫁人。

而後養子者矣

豐南禺吏部素簡傲家居性益僻錯其友人葉
慕者遣人致書而語有忤其意者令以泥塗其
家○人○之○面○坐○客○駭○而○問○之○豐○曰○豈○不○聞○其○葉○慕○
慕○泥○宜其家人乎

此○家○人○不○知○為○老○為○少○若○少○者○當○以○一○丸○泥○
封○函○谷○関○矣

有一伎家女，夫志淡，一不欲延客，其母強之，不可。一士人為作破題曰：生之者衆，入食之者寡。若無忝所生，當不可勝食也。

二、教書者死，見閻王，閻王按之一，係讀別字者。
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為狗，破句者罰為猪，別字者曰：狗不敢辭，願為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毋狗，得臨難毋狗，克破句。

者曰猪不敢辭願為南方猪王曰何也曰中庸云南方猪之強與北方猪之

有主人以米數石延蒙師與之約讀一别字罰米一升至散館計一年所讀退却止存米二升耳師大失望歎曰是何言興是何言興蓋誤与為興也主人曰連二升一直無有了一世家子冬月令家奴解衣躡蹻以胸腹温其

兩足客訝之則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汪伯玉司馬致政家居嘗度詞曲譙言對客曰
世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不佞德薄非所敢望也
其次立功不佞老矣無能為矣其次立言理學
之途載籍之府俱未易窺但度一二曲調以自
娛耳客曰此亦一不朽汪曰何也客曰其次致
曲汪為之撫掌

善啖者殺到而箸不停同席人問曰兄箸是何
木做的各云烏於木穆問者曰怪道不已
浙解張翼才名平等郡守王拔置第一其破中
有天地二字入場總裁王公監臨王公俱無異
賞而守極薦遂得首舉中丞公意有不滿戲贈
彩聯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省
下哄傳

鮮于教官病跛足，一生私效之。鮮于命人召耒，將加朴責。生曰：「此朱夫子誤我師，尚云何？」生曰：「朱夫子云：『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耳。』」鮮于為笑而止。

有面生癬者，學完教以用磚研擦，即愈。問見何方書，曰：「論語註云：『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言研同音。

或曰、引徑可以斷獄、引傳自可製方也、

青衿子以犯倫被黜、人咸疑之、曰、不知事有無、若何、以此加之、使彼何以為人、一善謔者曰、朱夫子已教其法矣、衆曰、如何、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凡辨謗于道學先生之前者、道學必為此二語以解之、然則二語亦有不可說處、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一廣文教規極嚴。遇朔日十餘生不到。遣人呼之內。一生懼。扑用金絲狗。并茶菓致餽。廣文喜。及諸生至。以次受扑。餽狗者獨免。時有一生出班言曰：諸生皆扑。某獨否。得無苟免刑罰乎。陶

堂大笑、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
心嘗取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翌日謂僚佐曰、
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
笑、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古○人○所○以○四○十○而○強○仕○
也○

或問樊遲之名誰所取曰孔子樊噲之名誰所取曰漢高祖復向煩惱是誰所取曰是自取的樊遲。龐。樊。噲。也不細。煩惱。定是個慄人。

蒙師新出行教有人薦之於東家赴館日東家款之肴中有鱉師大喜次日謂其薦者曰蒙所薦主人甚敬我可以處矣薦者由其敬何如曰肴中有鱉薦者曰一鱉未足言敬也師曰不敬。

何以鼈別乎。

鼈陰類也。能補陰。故曰夫婦有別。又曰夫妻相敬如賓。不敬何以別乎。別之時義大矣哉。成祖謂解縉曰。色難二字甚難對。縉應曰。容易。久之。上問既易。何不對來。縉曰。適已對矣。上悟。乃笑。

科場用武弁巡綽。首題是視其所以一章。諸武

弁私相謂曰看題曰視其所觀其所察其所莫
是考察我們且考語利害曰人馬瘦哉人馬瘦
哉列位須要仔細

有能辨鳥獸及蟲語者人問蛙之鳴為何曰獨
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鳩之鳴為何曰觚不觚
曰燕之鳴為何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又問驢鳴犬吠為何曰各自說其鄉語耳

後世為禽言曰泥滑滑曰行不得也哥哥曰
不如歸去曰提壺曰情急了不一而足豈知
孔孟先有其譜

凌其拜嚴介谿為父人稱嚴子陵復有縉紳王
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世對以為王孫賈

世謂餘姚人食麥呼之為麥糲包一師講周監
于二代弟子誤謂二袋問此二袋何物師曰麥

也。問何以知之。曰。註中二代夏商也。冬春是米。
夏春豈不是麥。越人讀春同霜音。

又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為都都平文。
我有宿儒來為正其訛。學童駭散。時人語云。
都都平文。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
都不來此師。不知是餘姚人否。

藥有名管仲者。猪瘟疫食之則愈。一醫者聞隣舍

讀論語。至管仲之器。小哉。嘆曰。孔子真大聖人。博物乃爾。彼何以便知管仲猪喫消灾也。

江左亦有管夷吾。想此時必猪瘟也。

一裁衣一屠户。共延師教其子。裁衣者聞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誤謂裙而無簡袴而無腰。曰。此譏我也。屠户者聞讀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誤謂大猪無皮。小猪無血。曰。此譏我也。各具狀訟。

之官。官問其姓。一姓邦。一姓管。笑曰。此二人俱
放屁不通。令各以木針塞其糞門。或曰。此何刑
也。官曰。彼引經告狀。我引經斷獄。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

今之為龍陽者。不知姓邦。管與否。今之文理
不通者。不知樹塞門與否。

夫妻交媾。夫媮其妻。陰寬妻曰。不難放我。在上。

便緊矣。夫曰何也。曰居上不寬。
在上不驕。更好。

昔有一盜席者。一盜鐘者。決於主者。主者問盜。
席者以大辟而釋。盜鐘者人問其故。曰此引經。
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盜席。道夕死可矣。夫。
子之盜鐘。道忠恕而已矣。

宜興時大彬善以沙為茶罐。得名好事者。高其

真買以為文房玩具。時遂以此往來。縉紳間衆
扶植其子。因得入黌序。有為之破者。曰時人之
入學。一罐貫之力也。

詩云無不宜之。即夫子一貫之旨。想謁孔廟
時孔子必曰文質彬彬。時哉時哉。

有以婦翁之力。得中魁選者。或為語嘲之。曰孔
門弟子入試。臨揭曉先報曰子張第十九。人曰

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人曰：這龐人也中得高。虧他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人曰：此聖門高足。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人。駭曰：這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正魁一人曰：全虧他文人之力耳。

平時不見怎的者。偏中得高。豈個有婦翁。是聖人。慙生曰：自有眯目聖人在。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
駒駮曰。赤也。何如。駒駮曰。東帶立於朝。可使與
賓客言者。

赤之適齊也。陳使應自愧弗如。

孔生在陳絕糧。令人向回回國求糧。彼國人曰。
孔子常罵我國不可與也。問曰何據。國人曰。他
魯道回之為人也。賊擇乎使還。孔子以子首能。

游說使之行。回回見子貢至，便喜而與之曰：汝
魯贊吾國耳。問其故，曰：汝不曾說賜也。何敢望
回回遂得糧而返。為夫子言之。夫子喟然曰：糧
便哄喫了。文理欠通。

有蒙古人做官者，蒞任香出。對于庠士曰：
孟孫問孝于我，士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如此的對回，當有賜。

師喜晝寢弟子曰宰予晝寢之義何解師曰汝知四字之解乎宰者殺也予者我也晝者晝時也寢者眠一覺也統而言之便殺我定要晝時眠一覺也

夫子責宰予以朽木糞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見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間豈是夢見周公時節宰予曰周公也不是夜間肯來的

人。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
禁宵行者為題。此生荅義云。宵行之為患大矣。
凡盜賊姦淫。群飲為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
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
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宜矣。
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于夫子。學官者甚

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為証之意。因名而問之。此何說也。生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為咲而止。

東家供師淡薄。師以為言。東家云。每聞先生講書。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故不敢多以肉奉先生。先生怒曰。難道我講糞土之牆。就把

糞與我喫又一講章腐極可喫并附入云夫子設教于杏壇之上洙泗之濱方進午膳忽聞齶齶鼾睡之聲夫子驚而起曰斯何人也其回也欤回也不惰殆非也其由也欤由也好勇亦非也跡而視之則其人姓宰名予向在言語之科者夫子蹴之起跪而責之曰夏后氏以松可雕也殷人以栢可雕也周人以

栗也、可雕也、汝則朽木、不可雕也、數仞之牆、
可朽也、及肩之牆、不可朽也、即鯉之面牆、亦
可朽也、汝則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吾將以絕
儒恚之、瑟絕汝、恐汝不悟、吾將以扣原壤之
杖、扣汝、恐汝不疼、必湏以誅少正卯之刑、誅
汝、方可以儆衆、而刀鋸又在魯庫之中、吾今
用何物誅汝乎、用何物誅汝乎、

有講吾未見剛一節云孔子當暑紵絺綌必表
而出之。至晚汗透悶癢思得澡浴一番斯時却
無賣缸者過。故孔子嘆曰吾未見缸者適有知
趣。或人在旁謂孔子曰我見你學生子申枵家
現有一缸何不借來用用。孔子曰這般炎熱天
氣申枵一家大小都要洗個浴來便去與他借
定然是不肯的。又焉得有缸耶。

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看來申楹亦
犯這毛病了。畢竟一身熱汗。如何乾淨。曰浴
乎。沂。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顰。作文語。其大令
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
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哀號殊
苦。丞從旁撫掌大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又侍

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頷而之他縣令修浚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此令得無笑殺

彭季錢乳名小兒有僚友蔡大圭者偶戲彭曰倪來謂小兒也彭亦云蔡來謂大圭也

馮岱宗與蔡幼公善特設一室俟其來輒留

臥起因戲匾其室曰居蔡

好龍陽者以為勝于女。又有謂女未嘗不可龍陽也。為與女龍陽之破白乞諸其隣。如在其上。評云一閒未達。

山東人講子路頷車馬一節云。咱今衣敵緼袍。怎得高車駟馬。指望一日簇跡。那時必有大。大一輪車高高一疋馬。一領羊皮襖。咱這裡有朋。

友們沒有。那時節誰個肯借與他。咱都不吝。就是那朋友把咱的車兒坐破了。馬兒騎倒了。羊皮襖兒穿破了。別的誰個不恨他。誰個不惱他。咱這裡倒不咱這裡倒不。

人有子得第者報至。或朝之曰。令郎駢且角如。此其人笑曰。果得小兒駢且角。老夫情愿做犁牛。

封公有此一荅必非老犁

北方有牛王廟画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向
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髻鬚相公無婦
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髻鬚合為一廟杜十
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髻鬚為誰伍子胥也又
江南一驛吏以杜康為酒神陸鴻漸為茶神

而末以蔡伯喈為菹祖諸神若相會不知又
是何等稱呼。

有以賄改庶吉士者假托古事嘲之曰孔子之
兄孔方昔日曾為館選座師齊宣餽兼金萬鎰
因簪筆而就試焉卷呈孔曰王庶幾改宰我食
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情游夏代筆
予直畫寢而已孔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

乃曰鑽之彌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
畢閱卷孔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回請其故
曰簞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可復望華選
乎

散館之時出為臺省者其長班大賽神以其
股置酒與留館中者之長班解問儒者曰是
未知尋孔顏樂處耳又賢哉回也一節破云

聖人贊大賢于兩頭。而大賢受苦于中間。受苦的時節。便是出寄百里之命也。好。

有孝廉張姓者。姦李屠兒妻。方執手調笑。而屠兒適至。回閤戶以門枋擊其脛。孝廉哀祈得免。遂隱其事。而以買鹽被辱告官。得其情。判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道士戲一士曰。君為儒者。君子儒。小人儒。士曰。汝號道人。畜生道。餓鬼道。

鑿者招文士為脩。叙宴間。鑿以指擊卓。三下。隨吹滅燭。向曰。此一古人名也。速道來。脩曰。澹臺滅明。因暗中探婦翁鬚。扭之。三四問曰。此六一藥名也。可速道。鑿曰。黑牽牛。

一人冠儒冠而問。渡同舟者。謂其士人也。讓其

艤中間坐不敢舒足以礙之中流因問曰四書
中澹臺滅明是幾人曰兩人又問堯舜曰一人
其人因舉足曰如此且待我伸伸脚着

宋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
上請至日午猶喋弗已過晡稍閑與諸僚
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
諸○生○欲○用○堯○舜○字○而○宜○其○為○一○事○為○二○事○惟

先生教之、觀者罔然笑、公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大笑、

闔席者、緣主人緊閉前門、從後門、揆入、就席、主人戲曰、公不請自來、而從後進、豈君子耶、對曰、不得其門而入、非敢後也、

或謂南子曰、君寵夫人足矣、如何又寵彌子、南子曰、無害、我自宋朝敵他、

蒙師不識晉字、以硃筆旁抹之、又不識衛字、以硃圈之、讀知者樂水山者樂山、樂字俱讀洛音、客有從京師歸者、適見之、師以新聞為向客曰、吾出京時、只見晉文公被截一鎗、衛靈公被紅軍圍住、師曰、軍敗如何、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

一村學究、好哆口、扳援貴勢、而其姑嫁衛氏者、

有。淫。行。人。嫉。之。因。設。為。向。荅。以。訊。之。曰。有。徒。向。師。君。子。不。以。言。舉。人。如。何。講。師。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又。向。陳。仲。子。豈。不。誠。庶。士。哉。是。如。何。曰。陳。庶。使。是。家。岳。又。向。齊。景。公。有。馬。千。駟。是。如。何。曰。馬。僉。事。是。家。表。兄。又。向。使。之。主。事。而。事。治。如。何。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為。有。淫。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

與衛家便有說話。

世有好外者名之為南風。晉賈后好淫。亦名南風。衛靈夫人而名曰南子。亦必有謂不然。何以夫人自稱曰小童乎。

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送鄉試。一擋不識書篆。曰今不必作文。只一對。佳者便取。因出對曰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

笑一黠者對曰堯舜騎其病猪諸

此監生是科竟得高擢不知者便以為真宋相公矣

陽明公兒時海日公會客令公舉令公言要
四書有譬字一向舉能近取譬語客殊輕之各
舉譬如為山譬如北辰譬如掘井之類公曰兒
譬。下。出。諸。公。乃。止。出。各。罰。之。有。作。能。近。

取譬文以質之先達者先達云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窠些士唯々而退妙甚

學究一日晝寢弟子請其故曰我夢周公耳次日弟子云睡先生蹴之起曰我云夢周公先生曰且道周公有何言曰云無他話只道昨日寢不○會○得○會○先○生○

周公甚苦孔子之時已有宰我宰我之後有

邊孝先、孝先之後、又有此師徒、真是應接不暇、至陳國南、索性周家去住過日子了、

有為瞽者所携之杖作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子夏哭子喪、明師冕謂之曰、惟我與爾有是

夫

田洙之遇薛濤也、以母病三月不往、後過其處、濤向何以問、濤乃爾洙述其由、濤戲曰、吾聞三

月不違仁。今子違人甚矣。洙曰：豈由不知肉味耶？知肉味在，今久何以怒為？相與大笑。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曰：子路宿于石，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若是閉門，立。

升堂。若是淘肉，子路拱而立。

介甫面黑，有進澡豆方者，曰：洗之得白。介甫笑。

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雲向張姓者。素有龍陽之癖。年已七十。而此好不衰。時有一生。以姿艷擅譽。張慕之。餽物為質。生笑曰。盛惠之意。云何。先生一息尚存耳。張拱手曰。此志不容少懈。

祝石林為黃陂博士。令心易之。而瞋其抗直。乃曰。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破題云。以齊天之。

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之有一破題，是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柰何之地，遇
大不相干之人，聞者快之。公以是年舉進士。
坡公在維揚會客，皆名士。酒半，元章忽起，自
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請質之子瞻。公笑曰：吾
泛衆。

孔子畏匡時，自稱後死。或戲曰：後死正對先生。

是孔子以文王為先生也。這學生子儘去得。
史彌遠作相，兄彌堅用事。遇內宴，伶人執拳石
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丁祭過，兩廣文爭一猪大臍，各執其臍之一頭。
一廣文稍強，盡掣得。其臍爭者止，兩手勒得臍
中油一捧而已。因謂得臍者曰：予縱不得大臍。

葵君無油充馬。

優人李可及善諧謔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裛衣博帶攝齊升堂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也曰玄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

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
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婦
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
賈○者○也○非○婦○人○何○用○嫁○為○上○大○悅○厚○賜○之○

佛家有道士。道家有馬自然等。皆女身也。如
何儒家獨無居士。曰。餘道升堂講學的。皆是
男子耶。

有道學先生行房拱手言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祖宗延血脉也。乃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朝廷添戶口也。又凸一下。又曰。吾非好此而為之。為天地廣化育也。又凸一下。不覺精至快極。而喘連聲叫曰。已矣乎。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一春元為人斫其蔥槿。訴諸縣。祈重治之。言至

再一鄉紳在坐笑曰老父母已知尊意便言
惟槿爾令君大笑

有儒官赴人席。嫌酒淡不飲。主人強之曰。此莫
非沽來者。一友喙曰。豈沽酒市士脯夫不食耶。
一座大笑。

王荆公解書好穿鑿。一日向劉貢父曰。孔子不
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姜多食損智。道非。

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所以愚之。介甫忻然，久乃悟其為戲。

貢父故是穿鑿之尤。

一師登廁，即回。學徒問曰：先生登廁，何其速也？師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又一學徒將入廁，向先生曰：欲登廁否？先生曰：有，此意思汝且先去。徒去已先有人在廁，遽返。先生曰：何為遽返？曰：

有一。個。有。意。思。如。先。生。的。在。裡。面。

一師適可而止一徒知難而退大有衣鉢在一餘姚師講康子餽藥學徒向曰藥是丸藥煎藥師喜曰此問甚聰明汝可與父親說增些束修我纔說與汝徒曰講了去說就是師曰此講法不同乃我餘姚人傳家心訣也凡看書要看上下文徒曰上文云何曰上文是鄉人饋康子

是大夫。孔子是大聖。大夫餽藥與大聖。是急猛。事合鄉之人都來替他搓。攤。攤。攤。可不是丸藥。徒曰。這等是丸藥了。師曰。又不還要。看下文。徒曰。下文云。何曰。下文是。廐焚。童子不小心。延燒。馬房。這又是煎藥。徒曰。又是丸藥。又是煎藥。如何作文。師曰。此向更聰明。索性把心訣傳與汝。作文時。一股丸藥。一股煎藥。兩股丸藥。兩股煎

藥二說相兼。其義始備。却須對父親。說增束修。要緊。

看書作文之法。要之至理。不外乎是。

一道學先生在官時。馬廐焚。童僕共救滅之。回報道學問之曰。傷人乎。對曰。幸不傷人。但馬尾燒却了。此道學怒曰。豈不聞孔子不問馬如何。輒敢以馬對各責治之。

馬尾獨不疼乎、假如人不傷時、孔子還須問馬、

辛未春禮闈較士、以德行顏淵、閔子騫一節命題、會試錄成、其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于是指瑕尋隙、爭求誹訕、一日通政受狀、發行庶府、過一紙閱錄、大笑、其辭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二歲、係春秋時人、

父顏路。師仲尼。地位越一間。僅名亞聖。吾道見
卓爾。不違如愚。六籍有徵。千載無易。後世廟廷
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人御籬。盟非山河之礪。
帶諸子待坐。分齊冠履之森嚴。泚游固有七十
三千。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魯而下四
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耦聖而名。哲乃
隣賢而著。廟議所在。優劣自明。豈期 聖朝求

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命題四科。開榜呈文。破
刊十哲。如淵庸劣。素並曾思。柰令主司。降同求
赤。昔不擯於孔席。胡得罪於明儒。一時與難忘
在行。四配除名之難忍。伏乞轉行像部。洗我文
羞。配哲不訛。綱常是正。有此具告。通政以之封
遞禮部。堂司僚窠見之。且笑且怒。無可誰何。一
時傳播。都下譁然。

有講此一章者曰德行顏這人淵。寬。閔。子。率。了。冉。伯。的。牛。仲。弓。言。語。與。宰。我。道。子。貢。即。政。証。其。事。冉。有。季。記。在。路。上。通。文。學。于。子。游。子。游。子。忙。應。之。曰。夏。春。

張江陵在位，鈐束臺省，使不敢言，士人造一謹云：科道缺官，選君請於張，曰：科道官最難其人，如孔門十哲，尚未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

如顏回何如。張曰：回也。于我言無所不說。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絲華靡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更問子路何如。張曰：可矣。蓋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耳。文選唯、而、還、說、字俱讀。言說之說。回、尊敬惟天。六、敬孔子。或曰：彼雖夷狄。却于

吾教有助。余曰否。孔子云。回也非助我者也。又回子新娶。贊禮人唱云。這回好個風流儂。亦

或問孔子三千弟子。後來都甚結果。曰二千五百人。各自行教去了。只有五百人。做了客商。問何徵曰。論語註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唐有內臣學作別紙言語者。適鳳翔節度使寄柴數束。束謝承惠也。愚若干。

書生懶讀。所恨書多。一日讀論語至顏淵死。頓足而起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何時是了。

隋侯白机辨敏絕。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顛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

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
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韻。書。回。槐。同。音。
鬚。者。為。人所。嘲。乃。造。一。謔。復。之。曰。顏。路。及。伯。魚。
相。聚。議。曰。夫。子。惟。鬚。故。閉。口。不。脫。乎。字。顏。子。曰。
回。也。其。庶。乎。子。路。曰。由。詒。汝。知。之。乎。伯。魚。曰。汝。
為。周。南。召。南。矣。乎。孔。子。聞。而。出。責。伯。魚。曰。回。是。
個。短。命。的。由。是。個。橫。死。的。也。罷。了。你。是。我。兒。子。

爲何也。未說我。

熊神阿過子貢祠見取夫基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龍圖劉燁善滑稽嘗與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滾也未皆言已滾筠曰僉曰鯨。鯨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宋時碾茶爲屑。襍和諸香爲餅。最上者爲大。

小龍團不知點出是何滋味。憨生曰：點爾何如。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群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為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先生年登耄耋，官授長史，不謂童言遂成讖語。

北齊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筭因向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為

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優人名如石動筩黃穉倬敬新磨之類皆故
詭其稱以取笑也。又邵璞游仙詩云青溪千
餘仞中有一道士動筩云臣作必當勝伊一
倍。齊高祖試令作之乃曰青溪二千仞中有
兩道士高祖大笑夫以九法看書以倍法談
詩動筩應是精於數學。

東坡登禁林以高林狎侮諸公卿咸有標目獨
不敢加司馬公後以論雇役利害不合方歸舍
卸巾脫帶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太和魯給事忤與鄧工部慥共飲魯朝鄧曰汝
為犬羊之羶乎席豹之羶乎鄧應曰爾手魯比
予于是

又吾松朱旅溪尚書在朝與一太平同年相

善太平者以公號茲漢戲曰莫似松江之鱸
公笑應曰寧作太平之犬皆佳譎

郡貳守杜公性惡狗每出見狗即擒其家坐罪
以故民間無蓄狗者杜給由去松民謠云杜同
知給由苟完矣

宋王或子絢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
外祖何尚之偃曰可改郁手文哉絢曰尊者

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馮道門下客讀道德經。道可道非常道。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皆草翁之風。必舅遺法也。

一鬚子自持其鬚曰。君子多鬚。手哉。調之者對曰。小人繁鬚。樊須也。

或問繁鬚所對之多鬚。是婦人否。居士曰。既

是多鬚豈非婦人又嘲鬚鬚者曰一學徒問
其師曰學而時習三乎字与吾日三省三乎
字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聖人之乎一是
賢人之乎又問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二乎字
有分別否曰有分別一是誠者之手一是偽
者之乎又問使乎使乎二乎字有分別否曰
無分別上邊鬚手便是下邊鬚手

夫妻皆知文墨。雲雨時初進。曰苟合矣。事畢曰
苟完矣。妻問夫可好。夫曰苟美矣。興猶未止。妻
捏其陽物笑曰。狗。狗。且粗。註。苟。聊。且。粗。畧。之。意。
夫婦掉書幹事。可謂善居室矣。自居于狗。豈
謂狗能久戰。故自方耶。

一驛丞持其所画之像。求豐道生作讚。語豐題
其端曰。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跡。中

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喜而去坐
客訝其不倫請其故豐曰下文其為人也驛丞
亦成矣

一登仕途便有此天然美贊是故君子丞之
為貴

達毅王達同為郎中一日簽公移王戲曰每書
銜名必以公上為我之下毅應曰不聞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耶。

一有司病招鑿、有時名而不知文、彖診脈後、曰此氣不順也、宜以利氣為主、有司曰鑿書上云何、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氣、器有司杖而遣之。

鑿者見卜者之案、有易經、歎曰、吾子當學卜、不學鑿矣、人問其故、曰、彼是易去聲、經想定容。

易○豈○似○我○家○的○雞○聲○平○經○又○一○鑿○藥○誤○殺○人○死○
者○之○家○逐○之○赴○水○而○逃○得○免○倉○皇○抵○家○其○子○
正○讀○藥○性○賦○急○止○之○曰○不○必○讀○藥○性○服○水○性○
要○緊○慙○生○曰○是○鑿○旁○通○四○書○雞○經○藥○性○不○必○
言○矣○宜○其○有○時○名○也○

祿○山○僭○叛○戴○上○平○天○冠○左○右○有○贊○之○者○曰○服○周○
之○冕○祿○山○曰○這○是○秀○才○官○六○曉○詩○四○書○學○尚○又○

着袞衣十二章自覺卽當不堪左右卽云服之
不裘祿山曰這官又是記得左傳摘奇的
兩人相詬于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
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一道學問之謂門弟
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
也焉為學曰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
學又焉詬曰夫人也惟知求諸人不知求諸已

書
故也。

道學觸處可以發明。正是如此。

士子試有教無類賦。有擬之者曰：相國寺前熊
翻獅子長安門外驢舞柘枝。

擬主考批：構思切景，出語驚人。高薦高薦。

鹽院初到行香，一生講辭達而已矣。一章不數
語，遂畢。鹽院笑曰：講得甚妙，只是忒吝教些。

三戒。演義云。登徒氏好色。睢眦氏好爭。銅臭氏好貨。一日相與會。私託以為吾曹皆有聖人之體。登徒氏曰。成湯九十六而生外丙。又二年而生仲壬。髮毳。短矣。猶有淫心。矧其少小子。自謂有聖人之情。睢眦氏曰。武王七十六而為牧野之戰。左黃鉞。右白旄。率虎賁熊羆之士。血戰甲子。至于標杵。可謂老于崗矣。矧其壯小子。

自謂得聖人之勇。二氏語畢，次及銅臭氏。銅臭氏遂巡良久，乃曰：主臣小子好刀圭玉帛耳，烏敢望湯武第。幸未老，庶幾老乎，而可得聖人之巧。余聞而嘆曰：此曹巧于侮聖，若此，不識聖人何以謝之。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好賓客，畜樂院，廿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

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
畏夫人公深以為恨

唐裴談畏妻嘗言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
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
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
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黃視之如鳩盤
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此即三畏堂記也何

必改作四畏。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叩姓字客曰僕
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
而稱六百羊直甚烏

馬千駟無得而稱若是馬僉事定有大大一
篇墓誌銘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

有舊者、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
子瞻、且云、某有事、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
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
見一人裸而泣、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裹葬
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弥艱、既
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無納金玉
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

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瘠羸面有飢色曰伯夷也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動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亦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此人命薄掘着便是空冢若是齊景公還有太僕寺一項錢糧

姚峴滑稽。姚南仲廣察陝郊。峴以宗溘見之。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是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鯉趨而

若是孫過庭。又如何下轉語。

夫人自稱曰小童。有嘲好龍陽者。為之破曰。觀夫人之所稱。而邦君之好可知已。或云觀夫人之自稱。而其所好可知已。尤妙。

孔子遇陽貨于途，之人聚而觀之，莫辨孰為
貨，孰為仲尼。弟子亦目眩也。別去，弟子有誤，泄
貨歸者及門而後覺，曰：「謬矣，亟走還。」夫子曰：「來
何暮？」弟子具以寔告。夫子潛然出涕，曰：「必有後
憂。」他日，采園于匡，幾不免，已而貨過匡，人曰：
「此仲尼也。」挈壺漿以勞之者曰：「曩誤以為貨，一
時為行李憂，敢以此請命。」下執事，貨悉受而去。

匡人曰仲尼幾於食

家長倩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亡
時若云昔日魯窺矚何不途中預避之語
有會

日講官出朝、闈人向之曰、今日講何書官故斷
其句以嘲之曰、割雞闈、焉用牛刀、闈人拑口曰、
此是孔聖人惡取笑、

淨身男子、每於墜地時、即闔之不死、長而時
有萌芽、至選中、必復淨之、多有死者、為之語
曰、善為我辭闈焉、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坟
波上矣、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內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
皆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既而通名、有曰常、
事者有曰於、
致者有曰吾、
將仕者、
參相、
嘆惋

曰。吾輩久淹于此。日月逝矣。柰何。旁有一人謂
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曷詣顏閔而請教
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閔同聲荅曰。此夫子事也。
爾輩須見夫子。及入見。祈哀。夫子不荅。衆人退
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學者。且
留國中教授。有圭田者。不若退而耕于野也。于
是闐然而散。

有講周有八士章云、註言四乳而生八子、非也、
乃是一胎所生、或問何據、曰、觀其命名可知、向
何義、曰、達聲、一個括聲、一個突、然、一個忽、然、一
個夜裡、一個話、得、罷、一個隨、即、一個了、裡、又是
一個、豈非一胎、越師讀、夏為話、讀了為駟、
理學家多主新說、有解年四十而見惡鳥、其終
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

知矣。周元孛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
三十九歲時也。聞者咸笑。

徐文貞當國，二守王姓者遇紀綱，見必屈一
足。荅之一曰：諸縉紳進謁，客多倚少主，連呼倚
兒。顧預齋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有問文人殺雞以請子路，不知是雄雞是雌雞，
或對曰：還是雄雞。不然，如何見其二子。

浙師講書至此忽置口仰視沉思出神諸徒
訝之師乃擊案嘆曰殺雞相請又只兩個學
生何等好館妙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云
我之大賢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与如之
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与何必去
父母之邦我之不賢与焉往而不三黜

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子宣劾其違法子宣得罪
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忘曾子避席望之
儼然乎嘉問字望之

為賊之銘曰夫人之子鄉愿德之老而不死慢
令致期

門地既好壽又異常便有此賊行死後必然
有篇誌銘也

飲酒行令，座客有茫然者，一客戲曰：「不知令，無以為君子也。」其人怒曰：「論語說不知命，何改作令字？」客答曰：「君不記中庸註乎？問註云：何曰命，猶令也。一座絕倒。」

此友最善譎，又記其一事：有主責童子者，童子曰：「雖大叫而眼無滴淚。」友從旁戲曰：「有教無類，主笑而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時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
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竊哂其論久之忽顧聖
美曰曾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
曉其義向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因強其言聖
美曰孟子見梁惠王當作何解達官訝曰此有
何深奧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
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孟子所不見者皆不要見孟子者耳。不似今
山人扶門投止也。山人答曰。今之卑禮厚幣
者絕無有。如何學得。孟子認真若論門上人
便是梁惠王如此卑禮厚幣。孟子這一項使
用原少不得的。不然如何得見。

瞿文懿王立於沼上。破云。時君所立非其地。鄔
天澤譴云。沼。國。惠。王。地。也。瞿。公。安。得。云。尔。妙。

餘姚師講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曰夔夔殺殺殺殺跑跑跑

此方是四書直解。

兩人一長一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
木足以有容也。及至墓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
也。短者嘲長者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
木以為能勝其任也。及至墓壤地褊小舉而委

之於壑。魚鼈不可勝食也。

短者未必不肥。長者未必不瘦。如何。但以瘦為短。以肥為長。二撮土之多。矮胖者應旁溢。烏舉而委之於壑。瘦長者亦有限耳。

有以象牙命工雕刻。卧美人像。眉髮宛肖。牝乳逼真。或謂如此東西。要他何用。余曰。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聞者撫掌。

須設床簀屏帷更以庶申帝所造尺二之宮
居之始為盡興

一璫出鎮杭州至學講書青衿以書進呈得奉
牛章講論之際忽問王見之是何人荅曰此王
義之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何人荅曰此王
叟之兄也曰好王氏一家都在膏上
此璫諄以王姓為問必是王敬王振之流

常州翟永齡滑稽傾險以久不至學師怒罰作
一文命題是牛何之永齡操筆便就結語云按
何之二字兩見于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
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師竟無柰何

有為王見之之文曰仰而觀之牛見王也俯而
視之王見牛也揆泰山以超北海之文曰泰山

可。挾。也。挾。之。以。超。北。海。不。可。也。北。海。可。超。也。超。之。而。挾。泰。山。不。可。也。

格調既熟，故語言入妙。坡云：文入妙來無過熟然。此所謂似是而非者耳。

李本寧夫人王氏適病目，同館王太史戲云：王曰：吾憊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即曰：井為人下而不辭。

有善為恢諧者，随机即發，人受其侮。一王姓者，面有病容，彼目之為王病。後王登甲第，為直指，而恢諧者適為令。庭謁時，直指戲問曰：今日還敢稱我為王病否？忽仰首荅曰：我王庶幾無疾。病與。

既富貴，自然疾病皆無。只怕就有疾，首蹙額的。

一師講孟子太王好色章至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一生大笑師問何笑生起對曰錦
之首章云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緣何却說沒有
曠夫。

三衢一子第淫其里鍛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
殺以鐵鉗去其左耳繼之去輕薄子作警句朝
之曰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床匠人斲而小之。

言提其耳

李文正作相，最好恢諧。一日宴諸進士，席間起
辭。李忽曰：諸君且坐，有一題目相商。衆問之。李
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敵怨。如何解
衆茫然不知所解。李笑曰：無非待湯。

一日諸進士進謁，留之曰：有一對煩諸君一
對。請問曰：園中花始放，衆訝其易，皆不曉所

指李徐曰。何不道閣下李先生。其恢諧如此類甚多。

詹侍御蘇大行。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蘓向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白瞻之在前。詹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蘓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蘓。合而言之。蘓子瞻也。

滇中一周姓者仕為廣文見事輒通書語一日
謁邑宰見縣門枷號一匠即曰既嘗戒恨而于
此尤加謹焉又與同僚共坐見一人挑一猪首
因事號哭即曰丹朱之不肖又嘗行于市中見
一婦纏脚布不盈尺即曰塵無夫里之布少則
不必塵矣

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

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
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
黜落。

一人守不妄語為良知心齋欲開其悟乃曰說
謊亦是良知其人愕然不服一日有鄉紳來謁
乃謂閻人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因以詰之
其人悔咎不安心齋曰無害孟子云不可以風

即此類也

如此之類。在道學則為妙應。在世俗則為圈套。道學見人如此。則目為偽道學。自己為之。則命為權。

一春元富而無文。尺牘好用書語。適以產事相干者。復東云。此田豈不欲買哉。得之不得。無財不可以為悅。有謂有無謂無。而為有。則吾豈

敢同袍戲作答書曰。此田豈可不買哉。播種而
耰之。穀不可勝食也。有若無。寔若虛。則名無有
乎。爾子必勉之。

士人姓尤者。以一瘟猪頭餉其學師。又有姓陳
者。以銅耳丁一雙為節禮。學師受而秤之。猪頭
則重三斤四兩。耳丁則重三分四厘。出而為歌
後語嘲之曰。秀才姓尤。來送猪頭三斤四兩。堯

舜○其○猶○言○病○猪○也○又○曰○秀○才○姓○陳○來○送○耳○丁○三○
分○四○厘○堯○舜○與○人○言○銅○耳○也○二○生○齊○聲○答○曰○有○
一○破○可○以○奉○酬○師○曰○何○謂○也○曰○時○官○兩○責○門○人○
言○必○稱○堯○舜○也○

秀○才○送○節○禮○止○銀○三○分○教○官○曰○今○次○罷○了○日○
後○望○加○厚○些○因○出○對○句○曰○竹○長○新○枝○一○節○還○
高○一○節○秀○才○即○對○曰○梅○須○遜○雪○三○分○只○是○三○

分今日三分四厘。吾不信也。若餽肉。則教官
一年。遂三知肉味矣。

萬曆初年。莫廷韓膺貢。少司成。朱文石戲曰。莫
不善于貢。莫曰。是誰說的。蓋朱時重聽故也。其
譎妙絕。

一蒙師憤讀破句。讀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
連下負耒為一句。聞之者笑曰。破句猶可壞風。

化矣。以其聲近弟新婦累也。

罰為南方猪。北方猪者曰此輩。若無此輩舉。世鄙得肉喫。又一師東修三兩。東家約云。差一字。除銀一兩。師于以其子妻之。讀平聲。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讀作父母的毋字。嫂溺則援之。以手手。讀作隻字。東修俱除。師怒曰。錯了。毋除一兩。罷錯了。妻除一兩也。罷錯了。

嫂自有令兄在如何也除一兩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一節破云異人不遠千里而歸滕因自述其歸滕之故時君休恤以安居之其徒不一人而足而各自為衣食之謀此可見陰寓壞大賢井田良法之意於不言之表矣。

虞集未第時為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

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出遊知
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即對云時來聒何許子
之不憚煩

女子與人私有孕臨娩倩情人扶抱舉子令速
棄之其人以飯笊盛兒密埋蒜地埋畢嘆曰我
真自暴自棄矣有知其事者曰噫斗笊之人何
足算也

惟道世人無情緣何埋却多情種

武王伐紂兩墨公叩馬諫太公執公信手數公
達曰若兄負我矣我与若兄夙負重望一北海
一東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一朝咸歸西伯海
內豪傑聞者動色頌曰二老周矣嚮應雲集周
日强大以至今日我与若兄宴與有力焉乃今
者舉事輒去之以自為名高如我何且西伯捐

館舍者。十三年于茲。墓木拱矣。而曰父死不葬。以惑三軍之聽。若兄忘西伯養德。耶公達無以應。左右欲兵之。太公曰。吾故人也。扶而去之。餓于首陽。自悔而死。

劉調父跋銀子歌云。存乎人者。莫良於銀子。銀子不能為人掩其惡。胸中正則銀子瞭。烏瞭者。銀子未得明。白也。胸中不正則銀子眊。烏

眩者銀子來得。不明不白也。聽其言也。觀其銀子。人馬瘦哉。諺云。酒不醉人人自醉。余特表而出之。以醒世之醉于銀子者。

李如真先生。李朱山先生。同李卓吾先生。在永慶講學。衆問人何以超生死。卓吾遜朱山曰。李老先生請說。朱山遜真如曰。李老先生請說。真如又遜卓吾曰。還是李老先生請說。坐有言者。

曰三位都是李老先生卓吾輾然審頤曰正是
此之謂三有禮焉合座不覺失笑
有為泄氣之破者曰不啻君自其口出人皆掩
鼻而過之

晉時謂之泄氣宋時謂之湊氣皆放屁也王
季重錄科戲云兩日為童生屁薰黃了面皮
妙

有。說。堯。舜。與。人。同。耳。者。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作。柱。言。眉。目。異。而。耳。同。也。

鞋。纒。充。耳。所。以。蔽。聰。或。者。其。耳。有。異。乎。

有。為。陳。仲。子。與。齊。人。相。詬。詞。曰。辟。兄。離。母。全。無。
天。理。驕。妻。誑。妾。邠。有。人。倫。僻。處。於。陵。恰。似。縮。頭。
丘。蚓。餒。食。東。郊。渾。如。延。頸。鷺。鷥。打。草。鞋。編。蘆。蓆。
是。取。賤。生。涯。拿。木。瓢。拖。竹。棒。乃。絕。醜。形。狀。虎。皮。

羊質見棄官兄狗苟蠅營絕談中國拾爛李子
充飢僅與螻蛄爭食討祭餘肉度命却與魍
魎鬼分贓一個是務名不務實的虛頭一個是
顧嘴不顧臉的油篋

得此以結二人之案當是孟子一快有朝捉
頭者曰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齊人俱被授
匡自信孝子陳清客俱不請託惟齊人以一

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入見按君為述三
人罪狀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避兄離
母老公祖捉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
兒捉他甚麼憨生曰這便是說人情的樣子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則一婦耳取妾見於何
典夫曰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妻曰若然我亦
當再招一夫夫曰何也曰豈不聞大學序云河

南程氏兩夫

或曰孟子中有大丈夫小丈夫何必更引程氏

王敬字館于張氏偶以事歸主人出題試子曰
先生如達王到館知之亦出題試徒曰牛羊父
母

鏡謎云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象憂六憂象喜六

喜妙絕。第今人貌是心，非鏡中影像。恐不足拔也。

王荆公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急捕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敕語獎之。」荆公問勅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論其遭際之。」

竒。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

荆公蓬首垢衣故應多虱然此虱繫隨入朝
不離君相目前願下亦是呂惠卿輩一流人
耳。

試士以殺三苗于三危一士問同坐曰三苗何
為而殺之同坐者曰註是負固不服士又問何
謂負固不服其人怪其不通也詒之曰父故不

服是父死不丁憂大不孝當問死罪士人信之
竟坐斥

楊玠北人巧應對太子洗馬蕭翊蘭陵人戲曰
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于
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別本京兆杜公瞻戲玠曰兄既姓楊陽貨寔
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毀

內將牛子充戲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
君牛既充正當烹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
無德量忽共林寶同名玠曰爾既非英雄敢
與伯符連諱可謂滑稽之雄矣

有林調嫂、嚙其鼻以白于官、疑所坐一籬
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矣官曰何也曰有
鼻庫之人奚罪焉

鼻音原
從去聲

有嫂前行而裙夾于臂縫者。姊洪浚掣整之。嫂頷見姊疑調之也。大怒。姊躬身曰：不必怒。待小姊照舊放進。不差一些兒。便罷。或問此二姊異同。居士曰：其一恭而無禮則勞。其一直而無禮則絞。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

又問百姓何如。曰：如喪考妣。上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始皇若在，定當坑之。或曰：此武夫掉書，非儒者也。何以得罪始皇？曰：儒者是其禍根。

禹薦益於天，七年崩，益按先朝故事避之箕山下，目眴然。其心熒然，戒其家人曰：朝覲者，訟獄者，旦暮至矣。若輩開戶却之，毋自為富貴。

計○使○我○負○先○帝○已○而○寐○然○無○一○人○至○者○益○之○心○
遂○矣○而○自○對○家○人○輒○有○慙○色○周○公○請○以○身○代○武○
王○死○納○冊○櫃○中○而○歸○目○眴○然○心○熒○然○曰○得○
無○吾○之○禱○不○驗○乎○翌○日○得○報○王○已○視○事○公○之○心○
慰○矣○而○替○伯○禽○治○後○事○

只○為○益○多○此○一○避○不○知○生○出○後○世○許○多○受○禪○
勸○進○惡○模○樣○來○益○避○于○箕○山○之○陰○朝○覲○訟○

獄謳歌者不至不知獨自一人幾時蕭然走出山來益可謂不度德量力矣舜竊父以逃導海濱而處先時朝覲訟獄謳歌者群擁而來不知背了盲父何計悄然溜過海去舜可謂不審時度勢矣請經儒先生處分看怕說不得天下無難處之事也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語想周公不與

聞故有此金。騰之禱。不然。九十三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

有人性慳而好奪。或有鄙其慳者。其人荅曰。一介不與。聖道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未。能。

於不與處。身既曲。體於不取處。語又謙。虛善學聖人。無如此輩。可以哆口講學矣。

嘉靖十年會試題孔子聖之時者也一士破承
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哉場中傳以
為笑。

又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破云王請度之尤妙。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
其人曰爾沒力量兒子養不出一個來看我這
多子孫其儕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

聞者大笑。

學使試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
士。尖記正文。遂偷向同坐者曰。五人姓名敢望
賜教。友曰。下文是樂正裘牧仲其人。屈指急曰。
還有三人。友誦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士恚曰。
如此時節。還有工夫通文。

孟子忘了大半。先該考個劣等。答者只須云。

必求其人，以寔之，則鑿矣。

村學一童子讀論語完，父逆肆中買孟子一部，求師釘之。師截後二卷不釘，其父大嚷云：「尽心告子何在？」師徐謂其父曰：「你家如何尊師重傅？」要盡心告子。

有問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師曰：「做先生的見成享了供給，又得了束修，有何可

患一人。漢旁對曰：正是束修供給處，可患耳。
師嘿無語。

人有姓尤姓于者，各誇所姓之美。姓于者曰：公
之姓乃犬牛干，固人之姓耳。姓尤者曰：何徵曰
出于孟子。孟子云：犬之性尤，猶牛之性尤。
猶人之性于。

犬牛報主，猶有人心。人世負心，不無獸行人。

未○必○勝○犬○牛○何○以○爭○焉○

有童子初學時文者師命題曰熊掌亦我所欲也中二比云朝而饗朝此熊掌也夕而飧夕此熊掌也師覽之咲曰我一生不得熊掌嘗新爾乃把當小菜喫耶

有作此房出賣破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妙絕

余鄉有家未貧而謀售房者親友以其締造
之艱特往阻勸其人唯上泄命將別更致意
曰房子為我覓一主雀萬望留神勸者哂之
慶曆中試題為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陛而升止餘六寸用
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子九尺六寸事
此當時中式文也文章自古無憑據信然信

然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節破云身子幾乎一丈長只會喫飯怎麼好

如此長大漢怕喫飯窮了安得不憂又昔有李子昂者終長七寸或笑曰你道似何物看来還抵不得曹交那一件也

學徒有父名良臣者凡遇良臣二字皆讀為爺

爺讀孟子曰。今之所謂爺者。古之所謂民賊也。
凡讀爺者。可無猛省。

京師吉凶禮止用鼓笛。一人戲曰。這是有出處
的人。問何書曰。孟子云。有攸不為。臣東征。丹之
治水也。愈于禹。豈非鼓笛音耶。
一部鼓吹全藉這口浩然之氣。

一士汶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

知何物黑耶白耶。群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報。先生徐語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弟子未喻。先生曰：時此友之徵於色者，固良知也。

一學道行部，詣明倫堂，必講良知之學。曰：此陽明先生獨見發千古未發之秘。一生對曰：小時讀孟子，只道這兩字，是孟子說的。今聞宗師指教，是陽先生獨見。乃知孟子大賢亦

復○旁○人○口○吻○學○道○知○其○刺○已○遂○輟○講○

有○譏○貢○生○者○曰○一○師○訓○徒○讀○孟○子○至○人○知○之○亦
囂○字○俱○讀○作○貢○或○謂○此○字○上○下○有○四○口○云
何○讀○貢○師○曰○任○他○橫○身○是○口○也○只○是○貢
貢○士○一○生○喫○着○官○廩○而○曰○莫○不○善○焉○誰○信○又
有○將○貢○而○中○風○者○友○輩○惜○之○或○謔○云○雞○道○中
不○如○貢○心○妙○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有泰山巖之氣象。侈口
言曰：以天下王，猶反手也。齊梁之君，異其語而
心艷，設九賓捧雙璧，頓首請曰：願先生明言。秘
計。孟子一曰：五母雞。再曰：二母彘。公孫衍之流，
掩口笑曰：腐儒也。孟子之道，卒不行于天下。
當時好言利。孟子言仁義以折之，言仁義未
嘗不利。皆此類也。何以故？曰：所言皆母雞母。

疑不知百年以後生出若干小雞小猪來何以直待百年曰王道無近功耳

尤延之與楊誠齋同官甚善一日尤戲楊曰楊氏為我楊應聲曰尤物移人

有道士欲探一友先問友之識者識者諂之曰彼甚惡汝執一不可去道士曰其未嘗執一不諗何以見惡曰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

書少
七十九
賊道執一。所執何物曰笏也。曰今之仕紳皆
執笏則云何。曰豈少賊盜在其中耶。

國朝天潢蕃衍。俸米不給。其為無賴事者甚多。
一宗室慣用偽銀買物。大至房室與馬服飾之
類。皆用銅。與人交易有梗之者。則曰汝不讀孟
子耶。曰何謂。曰孟子上道。王子宮室車馬衣服
多與人銅。同。

長洲一生屢試遭擯詭謂人曰太倉徐太學元
晦為予納監矣又云浙中徐進士子卿為予援
例矣而實皆未也或嘲之曰子謂之姑徐云
爾

胡盧生于此君曾下博浪之椎不得言同病
相憐矣

試士出題今茅塞子之心矣一胥先出外人間

是何題胥曰我不肯得只聽得秀才每念道是
甚麼金毛獅子

有食沙魚翅而不識者或誑之曰此金毛獅子
子尾也如此題當用此結乃得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為題徐州一
士云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
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剥其皮投

于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不美哉。

有作二女果文者中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
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秦瞽瞍也如此文理
真正不可思議又耿公督學南畿試崑山題
是虎負嵎莫之敢撓一士破曰山君得其山
勢壯士失其壯心試嘉定題是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一士破曰既討者弗殺其餘未

計者。復奔其地。二士相遇。各誦所作。嘉定士
曰。兄真上山擒虎易矣。崑士復之曰。兄豈聞
口告人難耶。案出二士悉默。

學院按臨松江。童生告考者。發方正學求忠書
院命官。考校出題。是人力所通鼻之於鼻也。卷
呈無一見取。松人即以試題作歇後詩嘲之曰。
察院求忠書。考官方孝孺。不見人力所都是鼻。

之於。

沈存中括方就浴。劉貢父造之一見遽哭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乃曰死矣。盆成括也。一學道出題是古之人古之人此二句一章兩見。老儒疑之。出位整容致敬而白曰宗師命題是古之人古之人却是這一章書有兩個古之人古之人前邊有一個古之人古之人後邊有

一個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是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要做了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只怕宗師出的古之人。古之人又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請宗師說明了古之人。古之人是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前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後邊的古之人。

人古之人。若是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
做後邊的古之人。古之人。省得錯做了前邊的
古之人。古之人。

此生誠哉古之人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如此
某邑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染鬚。俱落共聚
一堂。候見直指。適令至。嘲之曰。三老三件無
耻之齒。耻無然而無有耳。爾則六無有鬚。乎語

畢進謁。出而蘊笑始發。直指微聞。追問令直。迷以對。直指心大笑。

缺唇者作歇。後以譏聾耳者曰。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聾耳者復之曰。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又有譏落齒者。曰。人不可以無耻。齒無耻。齒之耻無耻矣。落齒者復之曰。賢者而後落。此齒不賢者雖有。

原缺